



樂郊私語
 清暑筆談
 塵談

イ管4
515
4

三十一



增 4
515
4



樂郊私語目錄

曾公祠

徐灣廟

六里山天冊碑

劉伯溫論南龍

丙申日關

楊完者武林之捷

德藏僧真諦

黃郎中廟碑

趙子固

稅務

貢師泰

楊元坦行狀

張士信杉青之敗

杭州新城碑

樂郊私語目錄



范巡檢

西域種羊

三州守

曾嘗社詩註

張文穆公

澈浦市舶

也先不花

天裂

朴知義

金粟寺放光記

秦檜像贊

繆同知

大成樂

楊氏樂府

楊廉夫

陳彥廉

樂郊私語序

余于後至元己卯教授餘干時同知州事為海
鹽沈毅仲實也仲實開朗好讀書與余領蓋若
平生歡兩人以為相見之晚遂結姻盟庶幾久
要不忘之義乃不三四載各以解官星散忽于
至正己丑仲實奄棄賓客余裹糧走海上哭之
劉夫人出拜余曰老身惟一愛女不欲遠嫁郎
君婚期已近倘能就婚相倚為命是未亡人之

樂郊私語序
願也余悲其言而許之至歲壬辰兒年十八行
將迎婦老妻謂余曰大兒已堪自立此兒猶黃
口忍棄置海上乎遂夫婦移家于豐山之陽至
明年二月始畢婚事劉夫人復拜余曰亡人所
遺祗一襖中嬰孺門戶衰冷所冀翁媪郎君爲
我支辦倘云此後終當離異是非亡人託契于
翁媪之意也余益悲其言謂吾婦曰世方擾擾
桐江迫處孔道所必被兵且此州僻懸海上亦

自可託何必故鄉遂定居州城往來于豐陽別
業之間稱此州寓公也旣而與新故知交若雲
間楊廉夫嘉禾貝廷臣潘澤民張子晦本州揚
友直時于春林夏澤尋討舊蹟遣撥旅懷凡耳
目之所覩記有觸于中輒爲條載數年不覺叢
聚成帙私爲之歎曰天下土崩余猶得拈弄筆
墨如此海上真我之樂郊也遂題之曰樂郊私
語以就正于後之博達君子云

敬參政簡肅風範凜凜載在史冊每一緝誦未嘗不想見其爲人及入城謁所謂曾公祠祠旁有思曾橋壁端有卜筮詞州民有疑輒問凶吉如響公之精靈不昧更有如此者柱上有聯云
鳥去古祠留鳥翼名從青史識魚頭是縣令將
行簡所書

天仙湖急遞舖在城西十里僅一大漾耳湖旁相傳有徐灣故居灣得仙道者後以委蛻仙去

故以名河然復有廟神稱徐王蓋誤以徐灣爲徐王也廟後有老人甚縊縷問之姓郭氏乃宋樞相慎求之後貧無以資充舖長以自給因出樞相誥身像贊相示余攝衣冠拜之乃分裹糧之餘爲贈始知韓昌黎不見三公後饑寒出無驢之句爲不誣也

六里山舊有石刻云天冊元年旃蒙協洽之歲孟冬陽月日維壬寅朔石簣神遺忽自開發拾

得青石璽符文吳真皇帝共三十八字余按吳
天冊元年爲晉武帝咸寧元年是年七月甲申
晦日有食之則孟冬朔非甲申則乙酉也壬寅
當在望後安得有壬寅朔乎此必里人僞爲符
瑞漫不考其日月以悅世主于一時耳
括蒼劉伯溫多才藝能詩文尤善形家言嘗以
儒學提舉得相見于錢塘後十年所劉已解官
復見于海鹽之橫山把臂道故至于信宿謂余

曰中國地脉俱從崑崙來北龍中龍人皆知之
惟南龍一支從峨眉並江而東竟不知其結局
處頃從通州泛海至此乃知海鹽諸山是南龍
盡處余問何以知之劉曰天目雖爲浙右鎮山
然勢猶未止蜿蜒而來右東黥浙左帶茗霄直
至此州長壻秦駐之間而止于是以平松諸山
爲龍左抱以長江淮泗之水以慶紹諸山爲虎
右繞以浙江曹娥之水然諸水率皆朝拱于此

州而後乘潮東出前復以朝鮮日本爲案此南
龍一最大地也余問此何人足以當之曰非周
孔其人不可然而無有乎爾吾恐山川亦不忍
自爲寂亡若此也

至正丙申三月日晡時天忽昏黃若有靈霧市
中喧言天有兩日予立庭中視之初以老眼不
能正視眩然若有數日久之果見兩日交而復
開上而復合者凡數千百遍回視窻隙壁竇皆

成兩圓影若重黃卵亦復開合不常此數十年
來目所未覩之異也發書占之李淳風曰日不
可有二風霾日無光占爲上刑急人不樂生又
日變色有軍急其君無德其臣亂國嗟嗟今豈
其時乎

十六年五月聲言張兵南下楊叅政完者以數
萬衆屯嘉興軍容甚盛先鋒呂才以七千衆屯
王江涇商旅不行川途嚴肅張兵遂不敢取道

嘉禾乃自平望烏墩直擣武林達丞相以爲楊當必扼其鋒漫不爲備及敵已入境倉惶出拒遂至破軍殺將達僅以身免楊得破城之間乃跌足曰罪誠在我卽統苗土官軍分爲三路使蔣英從大麻唐栖董旺從硤石長安身率劉震朱鉞從海鹽黃灣而進以呂才呂昇屯守嘉興張軍知楊分路而來遂應接不暇一敗于臯亭山再敗于謝村三戰而敗于夾城巷張軍悉水

從德清陸從海鹽遁還初楊過海上余與楊別駕郭大理謁之勸其留兵三千遏其歸路楊云此行賊且成擒安得有歸者不聽已而竟得縱逸而去

德藏寺在縣北五十里寺雖瀕市亦深靜可憩國初有僧真諦性若鸞駭而恪守戒律第爲寺中樵汲而已特有國師楊連真伽來寓寺中聲言欲發天女等墓然皆古塚實無意開發意以

雲間陸左丞愛女及朱提舉夫人皆以有色天
死聞用水銀裝殮欲發尸姪穢之耳及楊下令
果及二墓真諦聞之怒形于色衆僧懼其以戇
致禍苦爲陰勸及楊五鼓肩輿發衆出寺真諦
忽起抽韋馱木杵奮擊楊命擒之時衆雖數百
皆披蕩不能拒傷者凡百餘人至有頭破臂折
者人見真諦于衆中超躍每踰尋丈若隼獵虎
騰飛捷非人力可到一時燈炬皆滅穠柳畚插

皆爲段壞楊大懼謂是韋馱顯聖遂不敢往發
鼓柁率衆而去亦不敢問此僧也後二年真諦
行脚峨嵋不知所往

州衙前有黃郎中廟相傳是前代賢令故立廟
于此考之舊記惟紹興間有黃昱乾道間有黃
綸然廟爲何執中重建則何又先于二黃竟不
知爲誰按重修碑記云黃公不知何代不知何
名亦不知何許人惟此中舊老云公爲縣有善

政入民民不解于心相與尸祝者又不知幾何
年今廟且頽圯民復奉主環泣請余新之余惟
人莫親于祖先然親盡則毀茲黃公以前朝一
令世何遠也世遠則政隔澤無及也世與澤兩
不可知則心所不屬也而民猶戀上若不釋然
者是豈人情哉我知其以前令勸後令耳以為
彼善為民民亦不忘雖千百世不改則今之為
牧者曷不盡若黃公使後世不忘若今日之不

忘黃公也余亦勉承民志重為建祠以副其不
忘黃公者余豈敢望民不忘如黃公也哉此記
亦大有關於為政者故錄于此

趙子固宋宗室也入本朝不樂仕進隱居州之
廣陳鎮時載以一舟舟中琴書尊杓畢具往往
泊蓼汀葦岸看夕陽賦曉月為事嘗到縣縣令
宣城梅黻到船謁公公飛棹而去梅佇立岸上
言曰昔人所謂名可聞而身不可見殆謂先生

欽公從弟子昂自茗中來訪公閉門不納夫人
勸之始令從後門入坐定第問弁山笠澤近來
佳否子昂云佳公曰第奈山澤佳何子昂漸退
公便令蒼頭濯其坐具蓋惡其作賓朝家也余
生也晚乃少從婦翁得見子昂今雖身寓公里
第有想像鼓棹行吟勝處耳至于子昂風神美
麗而和易可親文章書繪人號三絕若夫愆患
徹里竟誅桑哥之奸亦當代第一流人也

稅務在安仁橋西十五步務爲宋樞密郭三益
彰慶館基也余悲此地昔爲迎賓文酒之所今
爲剝歛叫囂之場前後何雅溷懸隔也近來盜
賊四起在在用兵課賦無藝卽稅額一節往往
增加無算市中不堪其擾當延祐間程文憲條
言江南茶鹽酒醋等稅近來節次增添比初時
十倍今又逐季增添正緣管課程官虛添課額
以諂上司其實利則歸已虛額則張挂欠籍云

樂交和言
云奉仁宗皇帝聖旨諸色課程從實恢辦既許
從實豈可虛增除節累增課額實數及有續次
虛增數日特與查照並行蠲減從實恢辦明旨
凜然今但掛壁而已

張氏之陷平江也總管宣城貢師泰懷印脫身
易姓名爲端木氏隱居雲間時一往來海上嘗
寓于資聖寺與僧壽量相得甚歡壽量有戒行
嘗絕江浮淮以遊湖湘之間泛彭蠡過洞庭登

祝融望大庾還至天目傳法于中峯大師行脚
于四遠凡三十年于是歸隱于寺題其棲禪之
室曰大隱貢因述其意作大隱記記載禮部集
文多不具載

楊友直元坦嘗于後至元間判餘干與余情暱
而福兒託契仲實同守友直實爲合二姓之好
然未嘗悉其上世所從來茲卜居豐陽去友直
所居僅一舍因得拜其先塋及高曾已下諸像

樂交和言
乃知楊氏爲宋文公億之後有以武功起家者
土著鹽之澉浦高祖春宋武經大夫國朝贈中
憲大夫松江知府上騎都尉追封弘農郡伯曾
祖發求右武大夫利州刺史殿前司選鋒軍統
制官樞密院副都統國朝內附改授明威將軍
福建安撫使領浙東西市舶總司事贈懷遠大
將軍池州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弘農郡侯祖
梓嘉議大夫杭州路總管致仕贈兩浙都轉運

鹽使上輕車都尉追封弘農郡侯謚康惠父栻
敦武校尉贛州路同知知寧都州事卒于官友
直生方晬耳母周夫人携孤扶櫬而歸時康惠
公及陸夫人與栻生母嘗夫人相與保護至泰
定丁卯康惠薨逝友直已年二十餘矣爲人個
儻多才好學不倦能嗣其先德江浙財賦總管
韓仲山重其才以女妻之比官上饒通守常州
所在著積方將振其家聲而天不悔禍復于至

樂文私言
正丁酉益然長逝春秋僅五十有五少寡遺孤
煢煢在疚傷余結契仲實不幸早逝惟友直足
爲旅人相依今復爾則信乎其命之窮也嗟乎
友直往矣無以報稱惟應狀君世德及所行事
以請于當代大方爲友直不朽計耳

丁酉八月張氏以水師數萬來攻嘉興羽檄星
馳川陸戒嚴海鹽自州佐巡塲以下皆統兵北
屯半邏新豐廣陳以備他道州城閉塞兼旬民

間米穀驟踴而薪爨不屬多破斫簷柱几榻而
炊楊完者以大軍四伏使小舟數十百艘餌之
敵檣艣蔽天排川而下追至杉青東西岸多積
葦以待時南風大作岸上舉火敵舟焚燎至四
十里不止死者甚衆遂捨舟登陸進逼城下戰
于東瓜堰大破之斬首萬七千級俘者數千張
氏統軍張士信以伏水遁還然完者兇肆掠人
貨錢至貴家命婦室女見之則必圍宅勒取姪

汗信宿始得縱還少與相拒則指以通賊縱兵
屠害由是部曲驕橫凡屯壁之所家戶無得免
焉民間謠曰死不怨秦州張生不謝寶慶楊善
乎余廷心之言曰苗獠素不被王化其人與禽
獸等不宜使入中國他日爲禍將不細今若此
何其言之若持左券也

張氏旣歸命本朝兄弟相繼拜太尉平章之命
乃于十九年秋七月大城武林至起平松嘉湖
四路官民以供畚築雖海鹽一州發徒一萬二
千分爲三番以一月更代皆裹糧遠役而督事
長吏復藉之酷斂鞭朴捶楚無有停時死者相
望至本年十月始得迄功凡費數十百萬而新
城碑記至以南仲山甫爲譬其辭有曰有嘉太
尉克綏我民疇其相之平章弟昆又曰我作我
息我出我入變呻爲謳伊誰之力豈不慚覲斯
言也乎

樂文和言
州瀕海鹽爲國利然亡命得以私販擅之每操
兵飛棹往來賈販雖吏兵莫之敢撓至正丁酉
灤城范廉卿以蔭補蘆歷巡檢其爲人恂恂儒
者顧長騎射無論鳥獸不及飛竄雖海塗上跳
魚子蟹之細捷射之百不失一夜每懸火竿上
去竿三百步從暗中射火無不滅也于是亡命
心懼毋敢于州北私販境內爲之肅然先是本
路推官陳春以平反鹽獄數百人見稱至是本

路大僚曰使巡官人人如范何必陳司理平反
也

楚石大師爲沙門尊宿嘗從駕上都有漠北懷
古諸作余嘗讀其自言羊可種不信繭成絲之
句疑以爲羊可種乎因以問師師曰大漠迤西
俗能種羊此屠羊用其皮肉惟留骨以初冬未
日埋着地中至春陽季月上未日爲吹笳呪語
有子羊從土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子羊數隻

樂交和言
此蓋四生胎外之化也亦不足怪特非中國所
有致生疑耳後讀浦江吳立夫西域種羊皮書
褥歌云波斯國中神夜語波斯牧羊俱雜虜當
道剗刀羊可食土城留種羊脛骨四圍築垣聞
杵聲羊子還從脛骨生青草叢抽膺未斷馬蹄
踏鐵繞垣行羊子跳踉却在草鼠王如拳不同
老飫肉筵開塞饌肥裁皮褥作書林寶南州俠
客遇西人昔得手褥今無倫君不見水蚕之錦

欲盈尺康洽年來貧不貧此又云以脛骨種之
與琦師目見之者不同也蓋波斯國別有種法
如吳詩所聞耳
州學在淨業寺南神宇齋舍頗亦弘敞有至元
六年知州趙孟貫賈禧重修碑至正六年知州
葉彥中再修亦有碑然三州守皆賢有治聲于
當時趙字子唯台州黃巖人治海上有惠民
到于今猶念之其祖子英爲宋宗正少卿南遷

樂交和言
時以宗室從為黃巖丞遂家焉有子六人皆以
文學登膺仕至其孫師淵為太常丞師夏為判
宗皆受業于紫陽之門且締姻焉故能以禮世
其家施于有政云賈字吉甫宛丘人能行之以
正限之以信羣佐若卑弟生之聽嚴傳老胥肅
然若家老之奉其尊也葉字大中松陽人嘗以
才敏有風操為江南行御史臺架閣管勾所至皆
有休績可紀至于留神庠校崇道重學則三君

之雅意均也

杜少陵集自游龍門至過洞

詩目次第為此

州先正曾嘗季欽編定大都一循少陵生平行
跡亦可以見其詩法升降亦隨其年自少而壯
而老愈入于細而化也註脚多所補益極為後
學借資第音切類多吳音其他註釋如以鐵馬
汗常趨為昭陵石馬果常有汗以空同小麥熟
為不近武威林間踏鳳毛踏字為跨字之誤汝

樂郊私語

注

與山東李白好以山東爲東山天闕象緯逼以
天闕爲天闕江月滿江城以江月爲秋月赤驥
頓長纓以纓爲轡之類不免爲杜集增累
州弟子員張炯子晦卓犖有奇表與予爲道義
交每言其祖文穆公受知于世祖皇帝嘗被召
入便殿問當時急務時方隆冬上以所坐貂褥
撤賜命坐別以他褥進御公所上數十條皆當
時切要上命執政以次第舉行而桑哥盧世榮

輩以罷冗官一條爲侵奪朝槽詈聲朝堂曰何
物蛙蝦兒遽欲奪吾柄邪夜令健兒埃之途將
甘心焉幸中表趙文敏知之邀還邸中得免明
日雖拜翰林承旨尋以懼禍病免及盧桑伏誅
詔還前官大德間以老疾不起時論惜之有集
若干卷行于世

澈浦市舶司前代不設惟宋嘉定間置有騎都
尉監本鎮及鮑郎鹽課耳國朝至元三十年以

留夢炎議置市舶司初議番舶貨物十五抽一
惟泉州三十取一用為定制然近年長吏巡徼
上下求索孔竇百出每番船一至則眾皆懽呼
曰亟治廂廩家當來矣至什一取之猶為未足
昨年番人憤憤至露刃相殺市舶勾當死者三
人主者隱匿不敢以聞射利無厭開釁海外此
最為本州一大後患也

潘從事澤民嘗為余言本州達魯花赤也先不
花本北人以至正三年至海上時方八月秋濤
大作潮聲夜吼震撼城市不花初至聞此夜不
敢臥起問門者門者熟睡呼之再三始從夢中
荅曰潮上來也及覺知是官問懼其荅遲連聲
曰禍到也禍到也狂走而出不花誤聽遂驚跳
入內呼其妻曰本冀作達魯花赤榮耀縣君不
意今夕共作此州水鬼遂夫婦號泣合門大慟
外巡徼聞哭傳報州正佐官皆顛倒衣裳來救

以爲不花遭大變故也因急扣門百花愈令堅
閉庶水勢不得驟入同寮益急遂破扉倒墻而
入見不花夫婦及奴婢皆升屋大呼救我同寮
詢知不覺共爲絕倒乃知唐人潮聲偏懼初來
爲真境也不花今爲叅知政事

已亥秋九月晦余曉詣嘉禾時曉星猶在樹杪
忽西南天裂數十百丈光焰如猛火照徹原野
一時村犬皆吠宿鳥飛鳴余諦觀其裂處蜈蚣

而動中復大明若金融于冶鑄者少時方合操
舟者謂余曰此天開眼也彼不知天者至尊裂
者極禍關係豈藐小乎哉是年冬十二月有州
東趙氏家屠豕脫治已竟旣出肺腸其腸忽蜿
蜒疾行雖健蛇不若也主人追之不能及遂出
城遇海而止此蓋國家有心腹腎腸之人歸向
寬大容蓄之象也

州民有朴知義者家翁莊堰幼生而不慧至八

續文和言
歲不語一日俄謂其母曰今日墻外牛鬪娘可
避之舉家駭而且喜已而鄰人之牛果鬪墻外
是後復不言數日復言有官兵來未幾張軍從
雲間來自此言無不以四方挾錢帛來問者如
見神明家至驟富然一人有凶事輒指而告之
如響由是人見之始多面如死灰惟恐其有惡
言也母因戒之其後惟母告之言則言年十九
始娶與其妻一接而殞此雖人妖亦似乎保真

通靈故能前知如此及少近婦人忽焉滅沒殆
真泄而神與之俱亡無足怪也

金粟寺有康僧會身像余于至正癸巳始得頂
禮明年春余以伯兄見背到寺禮懺復與潘廣
文澤民檢發唐代所書三藏然零落過半惟華
嚴法華楞嚴寶積維摩長阿含及諸律論之半
猶完整不壞翻閱踰旬忽于晡時作禮像前見
像眉間有光須臾光若白線孺孺而出盤繞華

蓋而上余遂鳴鐘聚僧稱佛名號禮拜讚頌至
暮而光復從眉間收攝人人嘆爲稀有澤民因
作放光記紀其事曰夫佛者覺也覺者靈照不
滅也含之可以內照六根放之可以旁燭三界
此從七佛至于未來聖尊一光相續而常照者
也第能保光于無始常照而不斷則雖百千萬
劫此光常若如新粵自漢年覺光東度迄于吳
代猶未該被于是康法師舍利示感始闢法

門于吳會傳像教于江左是蓋以身光照攝東
南四生之祖也旣而立化天禧騰身金粟靈像
棲託實在于廣慧焉甲午之春三月十有三日
前教授餘于桐江姚桐壽樂年以孔懷之戚禮
懺像前忽眉間若有白雲一線出于鍼孔者蜿
蜒少時遂若朱蛇遊霧歛閃盤旋難以名狀久
之或若虹奉或如波曲或延袤長引或輪囷成
暈時佛日朗映俄見天地樓閣皆成五彩似從

樂文和言
放光石中看金碧世界也于時大眾驚歎此瑞
為世稀有余以為此寧獨法師覺光常照而已
哉要亦以廣文宿習圓滿今之虔禱發于天情
故與靈契冥格若以鐵擊石以木鑽燧感極而
光靈示現之耳此一光也更不特為廣文感極
之證而見前千萬善信莫不攝身神光之內各
為照徹因地使信心復萌此又法師了却過去
劫中普照羣有之一大願力也余身被靈瑞五

體投地援筆記此為後學啓信

州著姓常氏自忠毅公與秦檜不合退居海上
遂家焉其後有號蒲溪者亦官叅知政事入本
朝子孫多不學嘗言有厥祖遺像一幅以兵亂
失之後復得之民間因出以示余其像瘦惡而
髯帶貂蟬冠上有贊曰佑時生甫同德暨湯治
格一隆力成再造長樂溫清遂明王孝理之心
海宇阜豐躋斯民仁壽之域公功斐迪帝庸作

樂文私語
歌列辟具瞻謂相君之形惟肖睿辭敦獎見王者之制坦明郁郁乎其文哉皜皜不可尚已其後題曰紹興龍集壬申仲春穀旦門下士武原曾瓌拜贊余甚疑之此贊似宰相兩常公皆不得柄國奈何有此後檢宋范茂明集有代賀秦太師畫像啓乃知此贊是摘啓中數語爲贊耳此蓋檜像而子孫愛重此啓摘去和戎等語而借以爲贊也年代旣久淪落民間爲常氏所得

復以曾瓌爲本州人益信而不疑耳不知曾中紹興甲午趙達榜檜方柄國故稱門下第不識茂明何故代瓌作啓余備錄以示常氏不以爲然愈益珍重嗟嗟是忘乃祖之仇而拜其仇也子孫誠不可不學如此

嘉興通守繆思恭當張氏來攻嘉興楊完者命繆典火攻我師遂大捷旣而張氏歸命因大城武林檄繆統所屬工徒以赴其役張陰屬其弟

士信乘此戮辱之衆皆爲繆心戰繆不以介意
繆當治西北面數十百丈以松江路工徒屬之
繆每事作則先人止則後衆勞來督罰殊得衆
心由是視他所築愈益堅好士信亦無奈何忽
一日巡工至繆所轄地分時日已虞淵而工猶
未輟士信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汝何獨勞民
如此繆曰平章禮絕百司猶敬共皇命日夕尚
勤畚插况爲之民者敢偷餘晷士信曰此人口利

如錐何恠杉青聞畔烈烈逼人繆曰今幸太尉
革面國家借此得成獎順之典若念杉青之役
猶恨不力縱逸平章耳士信曰別駕好將息言
及杉青猶能使人肉跳不已

余讀海鹽州學黃侍講大成樂記言真州貝君
身爲考其度數齊量範金爲鍾而協以古律管
彼此適均吹其律而鐘自應至于琴瑟亦率自
製云云余心甚慕之及甲午春祭以余家所藏

崇寧大晟樂大呂無射二鐘持與考擊則比余所藏聲益加高判不相協余乃竊嘆曰彼貝君者果足與言樂乎金旣如此絲石可知知其聲者則州之喪沒匪久矣按大晟樂國初東平嚴氏一承宋舊者也當宋徽廟時有魏漢津者以一蜀黔卒爲造此樂且以帝皇制樂實自其身得之請以徽廟中指三節三寸定黃鍾之律蔡京亦從史其說卽使範金裁石用之郊廟至頒

其樂于天下然徽廟指寸視人加長而樂律遂高雖漢津亦私謂其弟子任宗堯曰律高則聲過哀而國亂無日矣當今聖人其身出而身邁之乎未幾遂有靖康之禍今州學鐘高倍崇寧則宜乎州之日阡危于清河鋒鍛也第所謂考其度數協以古律者豈別有出于緹室葭灰之外者乎

州少年多善歌樂府其傳皆出于澈川楊氏當

樂府雜言
三
康惠公存時節俠風流善音律與武林阿里海
涯之子雲石交善雲石翩翩公子無論所製樂
府散套駿逸爲當行之冠卽歌聲高引可徹雲
漢而康惠獨得其傳今雜劇中有豫讓吞炭霍
光鬼諫敬德不伏老皆康惠自製以寓祖父之
意第去其著作姓名耳其後長公國材次公少
中復與鮮于去衿交好去衿樂府擅場以故
楊氏家僮千指無有不善南歌調者由是州

人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名于浙右云
相傳紹興間有海鹽丞簡傲不羈志輕一世嘗
謁鄉大夫主人偶遲遲而出丞故好睡比主
人出則丞已鼾聲如雷矣主人以客睡不敢呼
亦復就睡及丞覺亦以主睡不敢呼更復就睡
如初究之主客更相臥醒至日沒丞起而去竟
不交一言趙子固愛其事爲作圖紀其說于上
置之座右曰此二人大有華胥風氣足以箴世

之責望賓王者

楊廉夫寓雲間及余到海上時一過余歲壬寅冬楊從三泖來宿余齋頭適就李貝廷臣以書幣為蕭山令尹本中乞吳越兩山亭志併選諸詞人題咏于時楊尹已移官嘉禾矣楊即為命筆稿將就夜已過半余方從別室候之俄門外有剝琢聲啓扉視之則皆嘉禾能詩者也余從壁間窺之率人人執金繒乞楊留選其詩楊笑

曰生平于三尺法亦有時以情少借若詩文則心欲借眼眼不從心未嘗敢欺當世之士遂運筆批選止取鮑恂張翥顧文燁金炯四首楊謂諸人曰四詩猶為彼善于此諸什尚須更託胎耳然被選者無一人在諸人相目驚駭固乞寬假得與姓名至有涕泣長跪者楊揮出門外閉關滅燭罵曰風雅掃地矣

州詩人陳彥廉好作怪體兼善繪事其母莊本

閩人父思恭商于閩溺死海中莊誓不嫁携彦
廉歸本州撫育遂成名士彥廉有才名交往多
一時高流最與黃公望子久親暱彥廉居硤石
東山終身不至海上以父溺海故也子久歲一
詣之至則必到海上觀濤每拉彥廉同往不得
已偕至城郭黃乞與同看陳滄泣曰陽侯吾父
仇也恨不能如精衛以木石塞此何忍以怒眼
相見子久亦爲之動容

不看而返因爲作仇海
賦以紀其事終

附姚處士墓誌銘

會稽楊維禎

君諱椿壽字大年其先出唐開元宰相崇曾孫
秘書監合嘗守睦因家焉至六世孫爲秘簿宗
之宗之子三人一居峨溪曰二府君是爲君八
世祖曾大父思晟登宋景定壬戌榜進士第階
承節郎大父潼翔宋鄉貢進士父元慶隱居不
仕妣王氏司諫某女呂幼穢敏不習群兒弄長
丰姿偉特讀書輒了大義闢樂育館歲聘海內

名師儒教子弟及里中兒君性端直平生無二
言與人交始終見底裏于義利曲直必嚴其卞
鄉隣有爭者不直有司直于君得一言卽解去
歲飢周人之急惟恐弗及稱貸者久則焚券與
之創世濟橋峨溪上橋置亭歲五六月施茗飲
饘粥於行者行者不勅橋西古松篁萬立築亭
名深靜又構層屋曰松麓賢士夫往來必延致
其中觴詠咲談至忘朝夕邦大夫馬公薛超吾

道經桐廬聞君枉道過門以處士禮禮之邑侯
周在達都等皆嘗問政于君君必以利害中民
窺者鑿鑿言之民便其言者甚衆晚勉其弟桐
壽曰兄老病無宦情弟齒壯學裕必側名仕版
圖光其先桐壽因自奮兆覲得餘干校官君娶
素氏吉水教授某女也子三曰雋先卒次粲次
采孫男四曰德元德懋德祥瑞君生于大德
庚子五月十三日没于至正癸巳十月十九日

得年五十有四越三年十一月六日葬于桐君
山北孝仁之原又一年其子粲謁余理官次再
拜泣曰先子介不樂仕無功德可書然孝友行
于家任恤行千里者不得文章家一言以示不
朽非先子不幸粲不孝也粲辱爲先生徒幸先
生賜之銘按其家鄉貢進士魏鈞狀爲之誌而
銘 桐之岡蚪蚪桐之瀨秋秋孝原一培山水
相繆是爲峨溪姚處士之丘

清暑筆談

九山山人陸樹聲著

繡水後學夏日萱校

余衰老退休端居謝客屬長夏掩關獨坐日
與筆硯爲伍因憶曩初見聞積習老病廢忘
間存一二偶與意會捉筆成言時一展開如
對客譚噓以代抵掌命之曰清暑筆談顧語
多直雜旨涉淆訛聊資臆說以備耗忘觀者

當不以立言求備時庚辰夏仲也

有天地斯有山川自一氣初分而言則曰融結
氣之成形則曰流峙形區別則曰動靜水陰
也融而流動者其陽乎山陽也凝結而靜峙者
其陰乎故知陰陽互為體用

乾坤天地之體坎離天地之用體交也而為用
故乾得坤之一陰而為坎坤得乾之一陽而為
離坎陰也陰中有陽離陽也陽中有陰其在人

身心為離而離中有真水腎為坎而坎有真火
故心腎交水火濟謂之母子胎養丹經以硃砂
煨出水銀硃砂屬離水銀為真水以水銀煉成
靈砂水銀屬坎靈砂為真火水火升降養成內
丹

陰陽之氣專則不能生化如天地交而為泰山
澤通而為咸水火合而為濟蓋交則為用故或
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或陽感而陰應或陰合

清氣筆言
而從陽龍陽也然為陽中之陰故龍之興雲陽
召陰也虎陰也然為陰中之陽故虎之生風陰
召陽也

人之生也分一氣以為形賦一理以為性自夫
岐形體者以為異而不知性無分別也譬之境
交萬燭而光影難分海會百川而水體無二
其聚也其散也變化也氣之客形也所以宰之
者不變也是故方其聚也以為有也然自無而

有則有者未始不無方其散也疑於無也然因
有故無則無者未始不有

卯者胃也陽氣冒地而出建二月卦則自泰而
之大壯外卦坤變為震月令雷始發聲蟄蟲啓
戶故曰卯為天門

心去腎八寸四分天去地八萬四千里人自子
至巳則腎生氣自午至亥則心生血陽生子而
地氣上升至巳而亢陰生午而天氣下降至亥

清暑筆談
而極人身肖天地也
寒暑天地間一大氣萬物所同有也而人於其
間起欣厭避就不知人之一心方與物交欲惡
起而攻之如焦火凝冰惱安樂性此之謂內寒
暑
此身爲衆苦所集有問大熱向何處避者曰向
鑊湯裏避何以故曰衆苦所不到
暑中嘗默坐澄心閉目作水觀久之覺肌髮洒

洒儿格間似有爽氣須臾觸事前境頓失故知
一切境惟心造真不妄語
廣野中陽燄望之如波濤奔馬及海中蜃氣爲
樓臺人物之狀此皆天地之氣絀縕滲滴回薄
變幻何往不有故知萬象者一聚之氣兩間之
幻有也

人與萬物孰大物萬而人處一焉則物大然道
生萬物萬物之道脩於人備萬物者之謂大大

於道則物不足言矣是故至人能細萬物

東坡云凡草木之生皆於平旦昧爽之際其在人者夜氣清明正生機所發惟物感之牛羊且晝之牯亡則存焉者寡朱子曰平旦之氣便是且晝做工夫的樣子當常此在心如老氏云早復張則必翕強則必弱興則必廢與則必奪此物理之自然是謂微明微明者微密而明著理昭然可考見也蓋老氏處恬淡無爲不爲物先方

衆人紛拏攫攘在靜地中早見以待物之必至者若此或作權智解者謂管商之術所自出聖人忘已靡所不已夫惟無我而後能兼天下以爲我故自私自利從軀殼上起念者有我也至大至公會人物於一身者無我也聖人盡己之性盡人物之性以贊化育而參天地是兼天地萬物而爲我矣故曰成性成身以其無我而成真我

明鏡止水喻心體也然常明常照常照常止依
體有用用不乖體故曰體智寂寂照用如如若
曰觸事生心依無息念則是隨塵動靜非具足
體
余無字學兼不好書間有挾卷軸索余書者遂
巡引避然遇佳紙筆入手輒弄書數字書後或
棄去獨喜購佳紙筆或謂善書者不擇筆帑余
曰此謂無可無不可者耳下此惟務其可者

士貴博洽然必聞見廣考據精不然則乖誤龐
雜爲後人抨擊之地如歐陽公好集古而黃長
睿以爲攷校非其所長然長睿自任考校精密
矣而樓玫瑰猶摘其中可疑者謂尚多舛訛
播紛箋雜色者僅華美然粉疎則澁筆滑則不
能燥墨藏久則粉渝而墨脫不便收摺摺久衡
裂近稍用緊白純淨者夫物古質而今媚近來
俗好多媚惟所用縑素稍還古質故余詩云餘

情寄縑素反朴還其淳

余不善書自委無字性然亦豈可盡責之性此
近於不修人事而委命者晚年知慕八法然衰
老指腕多強復懶放不能抑首臨池每屈意摹
倣拙態故在乃知秉燭不逮晝游歐陽公云晚
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

製筆者擇毫精麤與膠束緊慢皆中度則鋒全
而筆健近來作者鹵莽筆既濫劣惟巧於安名
以斲售一種毫過圓熟者不能運墨用之則鋒
散而墨漲以供學人作義易敗而售速予性拙
書用筆不求脩然駑馬無良御益窘躓矣

國初吳興筆工陸文寶醜藉喜交名士楊鐵老
爲著穎命託以秦中書令制官復自注中書令
秦無此官前輩臨文審於用事若此

墨以陳爲貴余所蓄二墨形製古雅當是佳品
獨余不善書未經磨試然余惟不善書也故墨

能久存昔東坡謂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
時磨墨汁小斲之余無斲墨之量惟手摩香澤
足一賞也

士大夫曾中無三斗墨何以運管城然恐蘊釀
宿陳出之無光澤耳如書畫家不善使墨謂之
墨癡

硯材惟堅潤者良堅則緻密潤則瑩細而墨磨
不滯易於發墨故曰堅潤為德發墨為材或者
指石理芒溢墨易磨者為發墨此材不勝德耳
用之損筆

蔡忠惠題沙隨程氏歛硯曰玉質純蒼理緻精
鋒鋸都盡墨無聲此正謂石理堅潤鋒鋸盡而
墨無聲矣安能損筆而坡仙乃謂硯發墨者必
損筆此不知何謂

端硯以下巖石紫色者為上其貴重不在眼或
謂眼為石之病然石理堅潤而身光者固自

佳若必以有眼爲端則有飾譌眼於凡石者西
施捧心而顰病處成妍東家姬無其類而效顰
焉者也

凡香品皆產自南方南離位離主火火爲土母
火盛則土得養故沉水栴檀薰陸之類多產自
嶺南海表土氣所鍾也內經云香氣湊脾火陽
也故氣芬烈

龍涎於香品中最寶重出大食國西海海中雲

氣罩覆其下則龍蟠洋中大石臥而吐涎飄浮
水面爲太陽所燥凝結而堅若浮石而輕用以
和衆香焚之能聚烟煙縷不散蓋龍能興雲亦
蜃氣樓臺之例也

犀角以粟紋麤細辨貴賤貴者爲通天犀色理
瑩徹一種半黑白者爲班犀或謂通天者乃其
病相傳犀飲濁水不欲照見其角每蛻角則捨
土埋之惡其病已也然則物之有美者又孰知

其非病也耶

琴材以輕鬆脆滑謂之四善取桐木多年者木性都盡液理枯勁則聲易發而清越凡木皆本實而枝幹虛惟桐木枝幹堅實用以製琴或謂琴木取枯朽不勝指者此不可不曉

鍾子期死伯牙絕絃不鼓傷世無知音也然使其音而猶之人則以諧衆耳可也奚子期也如其爲至音歟則知者宜寡故曰知我者希則我

貴卽世不我知安知後世無子期者而絕絃寢音以自傷是何其恃人者重自任者輕而果於待世之薄也

余不蓄琴客有爲余解嘲者曰昔陶靖節蓄無絃琴今君并琴不蓄視靖節又進一解矣余曰雖然此近於貧漢自傅王夷甫口不言呵堵物耳

陶元亮蓄無絃琴曰旣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雖然得精而遺其粗無事于音則音與形可兩忘也然尚有琴者在

歐陽公論琴帖自叙夷陵令時得一琴常琴也及作舍人學士再得琴後一琴雷琴也官愈昌琴愈佳然在夷陵得佳山水耳目清曠意甚適自爲舍人學士日奔走塵紛聒聲利無復清思乃知在人不在器苟意所自適無絃可也

遺喧入靜者以瓢因風動棄瓢以絕聽不知耳

塵雖淨心塵未盡蓋六用爲塵若從耳根返源則何所往而非靜故曰風幡非動由心運故右軍蘭亭在僧辨才處唐太宗令蕭翼以百計得之從葬昭陵夫太宗以天下與其子而蘭亭則未之與其靳惜若此後人論蘭亭者往往從摹刻中校量故曰蘭亭如聚訟昔嘗爲之說曰後世而有王右軍則蘭亭之後出者必勝後世如無王右軍則蘭亭當求初本不見初本正是

不必論蘭亭也

都下庖製食物凡鵝鴨鷄豕類用料物炮炙氣味辛醲已失本然之味夫五味主淡淡則味真昔人偶斷殺羞食淡飯者曰今日方知真味向來幾爲舌本所瞞

東坡於資善堂食河鮑味美曰直得一死而梅聖俞以爲甚美惡亦稱凡世間尤物之可以溺性迷心至伐命沈生者就其初孰不以爲至美

耶

東坡偕子由齊安道中就市食胡餅糲甚東坡連盡數餅顧子由曰尚須口耶客有以仕宦連蹇罷歸不自釋者余慰之曰凡仕宦所歷如飲食精麤美惡忽然過口至於果腹同歸一飽何暇追計客謂此東坡齊安道中未發之意

東坡在海南食蠔而美貽書叔黨曰無令中朝士大夫知恐爭謀南徙以分此味使士大夫而

清暑筆談
樂南徙則忘公者不令公此行矣或謂東坡此
言以賢君子望人

蓼虫之食苦也蝓蟻之轉丸也而天下之甘與
芳臭可廢矣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不知非
美之爲美也何也以美惡無常是也

隆慶己巳余被召北入滯疾淮上疏再上乞休
未得報移舟泊瓜步牖下會天氣乍暄運艘大
集河流淤濁每旦舟子俾江濤中汲中泠泉一

日舟觸罌破索他器承餘瀝以候瀹茗聞金山
僧飲食盥漱皆取給於此此何異秦割十五城
易趙壁而荆山之人用以拒鵠

晨起取井水新汲者傳淨器中熟數沸徐啜徐
漱以意下之謂之真一飲子蓋天一生水人夜
氣生于子平旦穀氣未受胃藏冲虚服之能蠲
宿滯淡滲以滋化源

財虜不足言矣多蓄珍玩未免落富貴相一種

嗜好法書名畫至竭資力以事收蓄亦是通人
一癖是著中貪癡

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重媿而輕死義士重信
而輕身其段于木鮑焦田光之謂乎

歐陽公之切于釋位歸田也至欲以得罪去東
坡謂在他人或苟以藉口若公者發於至情如
飢者之不忘食以是知士非求進之難而乞身
之難也

嘉靖壬子余自史官請假回中途聞先資政喪
持服滿三載又再踰年就家起南司業甫及期
移疾歸自是無意復出壬申內召承乏禮書距
壬子離國門者二十年餘矣乍到入覲

闕庭頭目眩暈拜起蹒跚幾不成禮東坡云久
居山林乍入朝市覺舉動周章信其言不爽
士大夫逢時遇合跬步以至公卿非難而歸田
爲難此東坡有激之言至謂歷官一任無官謗

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
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此非親履其境意適於
中者不能道

士大夫處世聲名重者則責望亦重若虛名一
勝恐不能收實用如真西山負一世重名及其
入朝前譽小減故前輩云聲名自是一項事業
自是一項江南地土薄士大夫只做得一項
攫金於市者見金而不見人剖身藏珠者愛珠

而忘自愛與夫決性命以饗富貴縱嗜欲以戕
生者何異
臨海金一所賁亨僊居應容庵大猷二人以道
義相友善金旣謝事家居應復起用詣金言別
金曰君此出他日回來要將一昭樣應容菴還
我兩人竟保晚節昔王嘉叟與龜齡別曰吾輩
會合不可常惟常留面目異時可復相見龜齡
每誦其言

士大夫出處遇合得失皆有定數然得失止于生前而是非常在身後蓋身名之得失關一時之亨否而公論之是非係千載之勸懲故曰得失一時榮辱千載

高子業詩云衆女競閨中獨退反成怒夫爭妍取忌有之也而獨退成怒者豈不以衆邪醜正世忌太潔耶故楊誠齋有云聲利之場輕就者固不爲世所恕蔡定夫是也不輕就者亦不爲

世所恕朱元晦是也

昭德晁氏世多賢者自蔡京專國晁氏子姓皆安於外官唐質肅子嘉問紹聖初至京師謁時相見一人朱衣家笏爲典客所拒匍匐從門間下入歎曰士大夫汨喪廉恥一至此乎拂衣徑去蓋家世熏蒸習熟見聞故能自立若此甚罷局而人換世黃梁熟而了生平此借以喻世幻浮促以警夫溺情世累營營焉不知止者

推是可以盡達生之旨

賈太傅年二十而爲大中大夫楊太尉五十而
應州郡辟馮唐白首而袴穿郎署董賢年未二
十而爲三公馮元常平生取錢多官愈進盧懷
慎貴爲卿相而終於處貧修短貧富窮達其有
定命若此

任安灌夫世之置論者或眇小其人也然觀其
處衛大將軍魏其丞相於死生隆替之間終始
不二後世稱士大夫者往往規勢以分燥濕順
時而爲向背處一人之身而戀態不常如翻覆
手者其視二人何如

仕局中脂韋迎合工巧佞以希媚于時者一似
優人登場作劇憂喜悲笑曲盡情態以取人意
然不過一餉間俱成空矣
玉韞璞而輝珠處淵而媚世爭寶之三上而則
足暗投而按劍忽於自售也

陸士衡豪士賦云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石季倫金谷澗詩序云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二人者攷其終所及祇自道也

世之言者曰君相不言命又曰君相造命此言君相處時位之得爲凡事幾得失治忽理亂當責成於已不可諉命于天非若制於時位者之可以言命也若曰威福予奪自恣而吾能陶鑄

人以是爲造命而肆然物上則謬解矣

失生於得者也辱生於寵者也故得爲失先寵爲辱先惟能以未得爲失則失不足患矣以遺寵待辱則辱不能驚矣故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以得委時何寵之有以順處失何辱之有

元次山作丐論自叙遊長安中與丐者爲友或以友句爲太下者然而世有句顏色於人丐名位於人句權家以售邪妄以容媚惑者此之不

羞而羞與丐者爲伍郭忠恕自放於酒出則從
傭丐飲街肆中或詆其不倫者曰吾觀今公卿
大夫中多此輩也

富者怨之府貴者危之機此爲富貴而處之不
以其道者言之也乃若處榮利而不專履盛滿
而知止持盈守謙何怨府危機之有

或謂立朝多異同者彭止堂曰異同無妨但願
當面異同如韓范富諸公上殿相爭如虎此異

同也然體國忘私同歸于是異處未嘗不同乃
若外示苟同內懷猜異甚則設謬敬以爲容悅
假深情以伏駭機快意已私不恤國是以是爲
同非國家之利也

祿位者勢分也官守者職分也勢分爲儻來由
乎入者也職分有專責由乎已者也故士大夫
之視勢分也宜假其視職分也宜真乃若大行
不加窮居不損此則所謂貴于已者性分是也

孟子云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老氏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老氏之所謂身者四肢六骸舉體而言之也孟子之所謂身者四端萬善卽性而言之也故曰人于萬類中如海一漚發言體也曰此心不與萬物同盡者言性也在釋氏則有報身法身之謂

李翱復性篇主排佛也而間用其言王坦之廢莊論以及莊也而多襲其語此文章家之操戈

入室者

暇日過僧寺入淨室見僧掃地次曰淨室何須着掃僧拈起箒柄近前曰土上加灰余曰棒不着便好與二十箒柄去

昔人以理髮搔背剔耳刺噴爲四暢此小安樂法余所服二冊曰燕津納息爲小還冊澄心寂照爲夜氣冊旣無大候又免抽添久之著效宰相元氣也臺諫藥石也調和燮理輔元氣也

繩愆弼違備藥石也元氣之養貴乎藥石之用
貴明故人君者記心膂於宰相而寄耳目於臺
諫心膂欲其平耳目欲其明也小數世欲心
堯舜之與賢也禹湯之傳子也論者謂堯舜不
私其子然使啓非賢而太甲不遷善則禹湯有
不得私其子者故南巢之放禹不得而有夏矣
牧野之伐湯不得而有商矣以是知堯舜之善
愛其子

禪家曰絕學玄門曰絕聖此爲已學而絕學既
聖而絕聖向建立處掃除離絕名相能所皆空
者言之非未嘗學也而可言絕學未至聖也而
可言絕聖儒者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使其未
嘗學也何所損哉

釋氏之輪迴不特生死輪迴凡念頭起滅卽是
輪迴如前念滅而引後知後念生而續前滅種
種取捨無非是相故一念之起生之類也一念

之滅死之類也於中解脫是了日用中小生死
玄關牝戶此言陰陽往來闔闢之機交合綿續
根柢出入是謂天地之根或以口鼻心腎為玄
牝者是涉形相何以云若存也故董思靖曰神
氣之要會曹道冲以為玄者杳冥而藏神牝者
冲和而藏氣俞玉吾謂坎離兩穴妙合二土混
融神氣不落名相者斯近是矣
寺刹中地獄變相具刀林沸鑊極陰慘之狀使

觀者悔惡遠罪然必在當人起念處懺除而愚
惑者謂生前一切罪業沒則可假僧梵懺除是
使為惡者得造業於生前祈免于身後藉以為
釋罪之因而恃以無恐昔方蛟峰有云或問鑊
湯地獄中何以無和尚曰若使閻羅有罪亦要
和尚懺除

無雲之月有目者所快觀也而盜賊所忌花鳥
之玩以娛人也而感時惜別者因之墮淚驚心

故或見境以生情或緣情而起境

文章功業之士於世願已足則往往求服餌以
希慕長生然于世法中取數已多恐造物者所
靳惟以嗇處泰廉取而薄享以迓續其餘可也
昔白香山忠州別駕命下明日而丹竈敗蓋世
間法與出世間法不兩立若此
處治安之世而戒以危亡履盛滿之勢而戒以
知止當嗜慾之熾而戒以節忍則諱惡其言而

不之信及其亂亡禍敗追思其言則無及矣是
故早見而戒未然者之謂豫
人不能以勝天力不可以制命故壽夭通塞豐
約自其墮地之初大分已定如餅罌釜盎各有
分量非人所能置力增損君子惟慎德修業以
聽其自至若曰我命在天措人事于不修則又
非修身俟之之謂也故曰君子不以在我者爲
命而以不在我者爲命

書畫自得法後至造微入妙超圖筆墨形似之外意與神遇不可致思非心手所能形容處此正化不可爲如禪家向上轉身一路故書稱墨禪而畫列神品

觀舞劍而得神聞江聲而悟筆法此出于積習之久一觸則詣神境如叅禪已至境界一喝得悟者譬之人當關而立一喝則掉臂而過矣靈雲之于桃花香巖之于擊竹其得悟皆此類若

據以求悟是守枯筌而索舟劍也

近來一種講學者高談玄論究其歸宿茫無據依大都臆度之路熟實地之理疎只于知崇土尋求而不知從禮卑處體究徒令人凌躡高遠長浮虛之習是所謂履平地而說相輪處井幹而譚海若者也

陽明致良知之說病世儒爲程朱之學者支離語言故直截指出本體而傳其說者往往詳于

講良知而於致處則畧。坐入虛談名理界中。如禪家以無言遺言正欲掃除前人窠臼。而後來學人復向無言中作窠臼也。

孔子曰隱居求志。孟子曰得志澤加于民。所謂得志者得行其所求之志也。苟道不行于時澤不加于民。雖祿萬鍾位卿相不可謂得志也。故昔人云不論窮達利鈍。要知無愧中只是得志。仕而不得行志。或諉之時不可爲者。往往依違。

衆中曰無奈時何。然時亦人所爲也。如荆公新法一時奉行者。迎合詭隨。釀成已甚。間有不樂居職。欲投劾。堯夫曰此正今日仁人君子盡心之時。晁美叔爲常平使者。東坡貽書曰此職計非所樂。然仁人於此時假以寬大。少舒吏民於網羅中。亦所益不少。二公之言若此。彼徒潔一去者于已分得矣。如時弊之不可抹何。

世軼中千岐萬徑耳。目聞見遇事之不可人意。

者置之或不能忘憂之而非已分所及則以無
可奈何付之而已此古人所為憂世而未嘗不
樂天也昌黎有云樂哉何所憂所憂非爾力

歸有園塵談

徐太室山人著

入箴子畫

聞亦不樂

心之部是美林焉常日

陳眉公重訂歸有園塵談

太室山人著

陸啟元校

孔子不作宋儒翻有作義畫之上理本無像而
贅着一○魯史春秋綱目亦春秋獲麟以來權
何所托而譏評萬世

商以前相天下者實以天下勞之也故橫議不
及於阿衡周以後相天下者似以天下富之也

歸有園塵談

者置之或不能忘憂之而非已分所及則以無
可奈何付之而已此古人所為憂世而未嘗不
樂天也昌黎有云樂哉何所憂所憂非爾力

樂天也昌黎有云樂哉何所憂所憂非爾力

中曰無奈報何然報亦人所為也故惟公錄

陳眉公重訂歸有園塵談

太室山人著

陸啟元校

孔子不作宋儒翻有作義畫之上理本無像而
贅着一○魯史春秋綱目亦春秋獲麟以來權
何所托而譏評萬世

商以前相天下者實以天下勞之也故橫議不
及於阿衡周以後相天下者似以天下富之也

帝同園塵談

故流言遂起於姬旦。
道統之說孔子不言也而言之孟子後儒衍之
乃身其任以繼往開來良知之說孔子未發也
而發之孟子近儒摘之遂專其門以明心見性
○自秦人坑儒之後純任法律故處士之橫議
稍息於漢唐自宋人講學以來錯解春秋故儒
者之虛權反加於天子
典午乘魏弱而篡國點檢乘周弱而篡國其後

子孫夷狄之禍亦復相當晉人以名理為清談
宋人以道學為清談其間事功名實之殊要自
有辨

西周以後有豪傑無聖賢凡學聖賢者常遺誚
於豪傑漢唐而降有才子無文人凡為文人者
僅可稱乎才子

少年不以宋儒為準則視規矩繩墨盡屬弁髦
學者專以宋儒為師則舉事業文章俱歸腐爛

○機有可乘則隣姬束緼以救婦勢有可脅則說士結鞶以下齊

水火盜賊之害必先橫被於孤貧虛羸勞瘵之災大率淹纏乎貴介

文字內為一人而誣詆一人亦是平生口孽官府中毀前任以阿諛後任頗宗術術家風

春秋之書不見於魯論故傳聞互異能無起諸儒之妄談井田之法略述於軻書若井里一分

寧不憂子孫之蕃衍

榮華富貴自造化而與之又自造化而奪之降鑒不差功名事業由自己而成之又由自己而毀之始終難保

古之作者其人非君子也而能為君子之言理明故也今之作者其人非小人也而間作小人之語才短故也

雖貴為卿相必有一篇極醜文字送歸林下

彈

章 雖惡如橈杙必有一篇絕好文字送歸地下

墓志

以公門爲必不可遠者趨時士也但不當竿牘無節以公門爲必不可進者潔巴士也但不當

崖岸太高

心源未徹縱博綜羣籍徒號書厨根氣不清雖誦說三乘只如木偶

物情貴貨遺貪得者要以爲厚利辭讓者藉以

爲名高官盛則近諛師荆者旣不戒於前隨温者復相繼於後

遇沉沉不語之士切莫輸心見悻悻自好之徒應須防口

六卿但知從政不知執政是以題覆屢至變更有司但肯當官不肯做官是以施爲一切苟且蘇卿持節而僅承屬國之典旌別自明博陸赤誅而不廢麟閣之圖功罪大著

讀古書者做不得提學恐其用史漢以飾孔孟
之言談道學者做不得提學恐其講良知以破
傳註之說

地下無衣食之身而臨絕者猶勤囑付林下無
冠裳之用而既休者尚事誇張

一人孤立以在下者朋黨之勢成六逆漸生爲
居高者保持之念重

勢利太重只爲前輩自失典刑關節盛行蓋因

有司欲求報效

分以利昏故講五倫易行五倫難情因欲蔽故
虛四端有實四端無

有形之伎易知故梓匠輪輿高低自服無形之
伎難辨故星相風水勝負必爭

災禍從天降只怕窟頭富貴逼人來須防絕板
○聽言語太濫則諸曹開無事生事之端禁饋
遺過嚴則大臣受以飽待飢之謗

廉吏之後不冒以冬行主歛寃死之家有後爲
天道好還
男子之力必勝於婦人若對悍妻其手自縛父
毋之尊素加於卑幼使遇劣子其口常噤
世以不要錢爲痴人故苞苴塞路世以不諛人
爲遲貨故諂佞盈朝
侵匿僧家道家以至於樂戶全然出侮鰥寡之
心欺凌武官內官以至於宗派亦竊不畏強禦

之迹

內臣之奴易使只靠鞭笞寡婦之子難馴多因
姑息

逆氣所乘有時博忠諫之名有時賈殺身之禍
任情自放進則不勝其英雄退則不勝其憔悴
○清虛之作如水磨楠癭自見光輝勦襲之文
如油漆盤盂終嫌氣息
子孫亦是衆生顧戀不可太深責備不可太重

歸有園塵談

六

兄弟原同一體事親便至相讓分財便至相爭
○婦人識字多致誨淫俗子通文終流健訟
傾囊而付子難承養志之歡繼世以同居漸有
闖牆之隙

隨緣皆可以乞食而剗刃於腹者意欲何求凡
業皆可以營生而爲人淘園者鼻忘其臭
文自六經至七大家而精髓始盡事剗竊者除
却兩頭詩自三百篇至盛唐而風雅獨存逞淫

夸者別爲一體

任重道遠取必於身故爲仁由已當仁不讓隨
俗習非必要其黨故姦須用介盜有把風
爲文而使一世之人必不愛難要諛墓之金爲
文而使一世之人必我愛亦似濫竿之體
文中諸子其語不襲孔顏而嘿傳其命脉耳食
者安知昌黎大家其文不模史漢而自得其精
神皮相者爲誚

衮衣玉帶不能御之以登床故雖有萬乘之尊
盱榮而宵寂狗馬音樂不能携之以入樞故雖
有敵國之富目暖而心灰
敢捐軀死諫以犯人主之怒者孤注之一擲也
借言事去國以希它日之用者暗積之雙陸也
○饑寒所迫雖志士未免求人但求之有道患
難所臨卽聖人亦有死地顧死之有名
文士而閑騎射立致邊都武人而馳翰墨卽階

閭帥

喪心病狂生於熱極攢目酸鼻起於惡寒
婦人之悲其夫益爲之悲其悲方已婦人之怒
其夫轉爲之怒其怒可平
始皇之築長城秦之所以致亡也至今藉之以
備虜叔孫之草綿葦漢之所以爲陋也至今襲
之以尊君
人言肯恩者爲貴相則施恩之主坐受其

或謂負債者必廉官則放債之人忍見其垂橐
○行酒令而必差者其人難與交若必不差者
亦難與交當始仕而卽富者其人無可用若終
不富者亦無可用

孔子但欲爲乎東周而孟子以王道致齊梁之
庸主孔子上不得乎狂狷而孟子以堯舜望食
粟之曹交

楊墨若在孔門亦是成章之弟子由求不聞聖

訓終爲季氏之具臣

乘勢作威者如大人裝鬼臉以駭小兒背地則
收下因事矯廉者如妓女當筵之不肯舉筯回
家則亂吞

廉於大不廉於小碩鼠之貪畏也廉於始不廉
於終老虎之敦踣也

窮措人危人主犯犯人之憂天草野人說朝廷
傳海頭之聖旨

訪察不行如暑月無雷霆積陰必致傷稼刑誅
或廢如冬天少霜霰纏疫更能死人
一手詰盜一手竊盜賊故前盜死而後盜生一
面懲奸一面窺奸婦故此奸伏而彼奸犯
魑魅魍兩豈能作祟必元氣弱而其鬼方靈星
相醫卜本以養身必鬼運通而其術始驗
當官廢法不如傀儡之登場考校徇情不如閻
盤之輪撥

漢法太峻人情不堪是枉促而絃危也宮商猶
在元政不綱天道所厭是軫迂而微慢也音調
何存

致仕莫問其子。少子猶難。娶妾莫謀於妻。晚妻
更忌。

秦皇漢武唐宗雖非令主而大略英風能別開
混沌留侯武侯鄴侯雖非儒者而仙風道氣自
不落塵凡。

政在中書權由已出少有臧否易於責成名爲
閣老政在六卿稍見從違自難求備
男子好色如渴飲漿處富貴而能自决裂者猶
有丈夫之氣女子好色如熱乘涼居津要而漫
無止足者是真妾婦之心
毛嬙之色誰不迷戀得倦始解趙孟之貴最號
濃郁致淡方休
耻惡不食者未足議道矣其宮室者必損令名

○呆子之患深於浪子以其終無轉智昏官之
害甚於貪官以其狼籍及人
近諛者如受蠱毒一中之而耳目必爲人移務
博者常被書痴一挾之而議論惟知已出
以道學別爲一傳者宋史之訛也若挾孔子而
私之矣何其隘也以理學獨稱名世者本朝之
陋也若外佐命而小之矣何其淺也
大學十章管於好惡若痛痒不關何以劑量人

物中庸一書本之中和若鼎呶滿世何以調燮
陰陽

見十金而色變者不可以治一邑見百金而色
變者不可以統三軍

顏隨勢改升降頓殊氣逐時移盛衰立見

蜂目狼聲知為忍人性逐形生何謂皆善深山
大澤必生龍蛇物以羣分何謂無種

有讜論而後可以定國是國是不定何以秉鈞

有遠識而後可以決大疑大疑不決何以壓眾

○以德感人不如以財聚人以言餌人不如以
食化人

吝者自能致富然一有事則為過街之鼠俠者
或致破家然一有事則為百足之蟲

以財賄遺人者常人之事以財賄許人者小人
之心

為文而專附帶名公者雖可以佞盲子而不能

博智者之大觀為詩而故厚白誇詡者雖可以
艷少年而不能當老成之一誚

炎涼之態處富貴者更甚於貧賤嫉妬之念為
兄弟者或狠於外人

目凝而不動者中必腐爛言遜而不出者內有
淫邪

古於詞而不古於意其文直夏畦之學漢語先
定句而後方奏景其詩亦齋工之畫壽生

狠暴之性可以藏貪柔媚之資可以掩拙
凡中第者中一資質資質高則空疎可掩凡作
官者作一氣識氣識好則瑕疵難見

食色之性是良知也統觀人物而無間食色之
外無良知也必由學慮而始明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似矣假令易乳而食
能自識其親母乎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似
矣假令從幼出繼能自辨其親兄乎

以笑迎人者淫佞之媒也以苦求人者貪饒之
國也

素富貴行乎貧賤可以得名素貧賤行乎富貴
可以得利

謙美德也過謙者多懷詐默懿行也過嘿者或
藏姦

喜以文字詈人者巫蠱之見也代人作呪咀而
已喜以文字諛人者星相之術也爲人添福祿

而已

面而譽之不若背而譽之其人之感必深多而
施之不若少而施之其人之欲易遂

淫奔之婦矯而爲尼熱中之夫激而入道

克人得志莫提貧賤之時宥子成名必棄糟糠
之婦

受業門生則門生聽先生之差使投拜門生則
先生聽門生之差使

奕其擅國則奴隸可以升堂度曲絕倫雖士人
夷爲優孟
起身早見客遲老人家之行徑嘴頭肥眼孔淺
窮措人之規模
當得意時須尋一條退路然後不死于安樂當
失意時須尋一條出路然後可生于憂患
富貴不隨達士以其無逐塵妄行之心功名必
付狠人爲其有背水決戰之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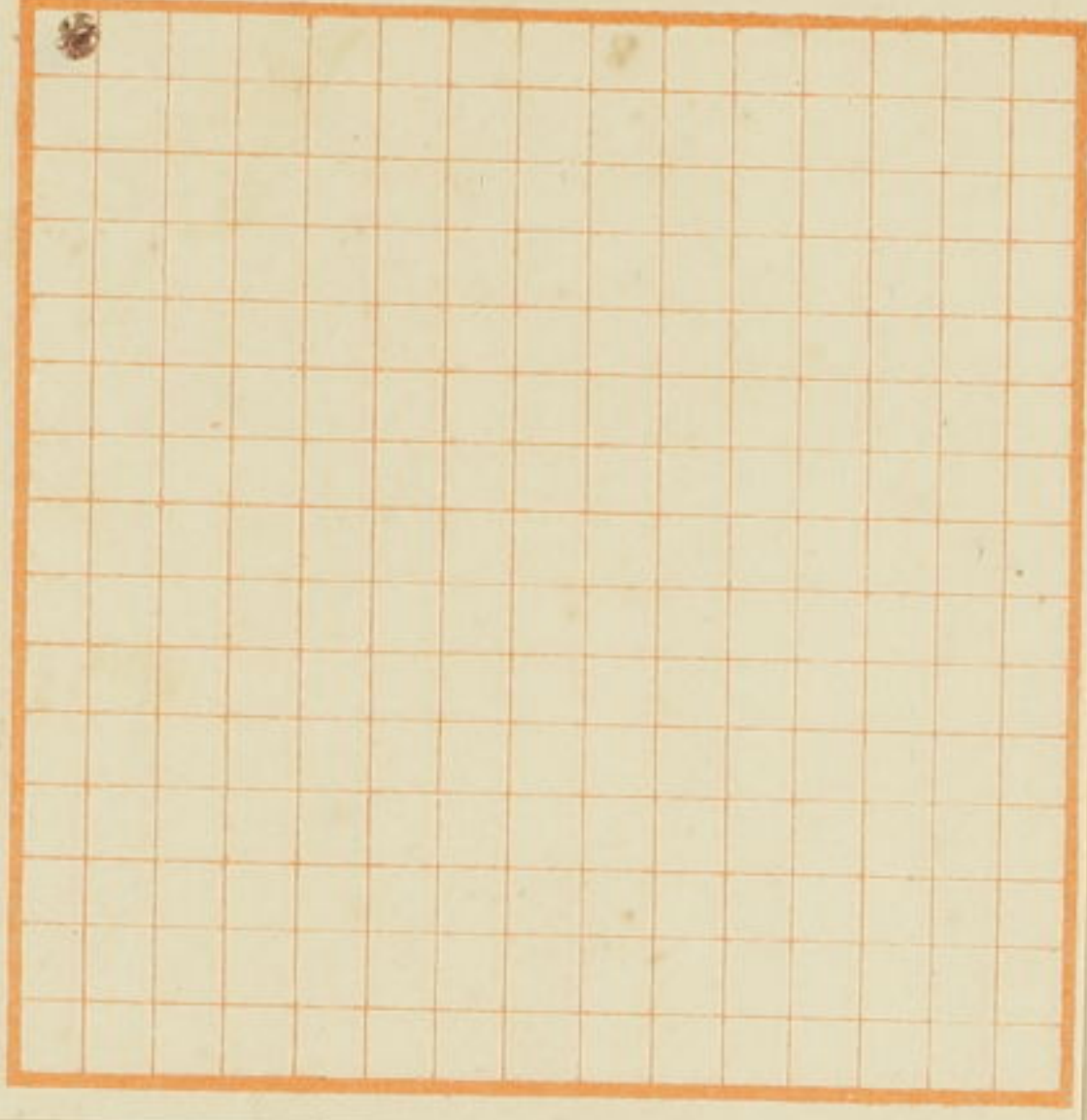
暴發財主收買假骨董眼前已見糊塗新科進
士結識假山人日後必遭纏累

塵談者大宗伯徐太室先生所作也月旦人
倫雌黃物理包籠連類取譬搜奇自著一家
之書不經人道之語雅諛兼陳醇駁互見使
夫揮塵者便爾神怡撫掌者則不魚睨矣漢

陂外史識

陳眉公重訂歸有園塵談 終

4年9月



自...
塵言

三

